

出草

台灣大山裡的原民並不喜歡山下的漢人，也不歡迎退回山麓居住的平埔族人，雖然都是台灣原民，可是歷經了千百年的生生不息，不是分家了，就是生養成了一族，每一個家族信仰、語言和行事風格都不同，專長也不盡相同，唯一相同的是，都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子民，由寶島母親庇護著。

寶島母親完全敞開胸懷，讓大山的原民退入高山密林之間，高山原民還能安生，可是早就習慣平地生活的平埔族人退回大山邊緣，並沒有得到足夠的糧食維生，他們艱難的生活著，還要提防著山下漢人的侵擾，平埔族人良善，不時與漢人通婚，以為與漢人通婚能使家族平安，卻不意漢人也將他們視為番人，稱他們是「熟番」大山裡會出草獵人頭的原民為「生番」。

大清國派來台灣各處的為官的官員只願坐享其成，一邊說渡海來台的漢人是奸民、流氓，視為罪犯，一旦這些奸民、流氓開出一村一庄時，就開始加以徵收地賦和各種賦課。

昔日近山皆土番獵場，今即漢人墾種，極目良田，人遂多於內山捕獵；原民與漢人迭有爭端，來台的清國官員也不時羅列漢人的罪狀。

官員們說了：「其實起釁多漢人，如業主管事之輩，利在開墾，不論生番、熟番，越界侵佔，不奪無厭，復勾引夥黨，入山搭寮，見番弋取鹿麂，往往竊為己有，已故多遭殺戮。又或小民深入內山，抽藤鋸板，為其所害者亦有之。」

禁是禁不住了！大官虎要收刮奸人流氓的土地賦稅，人們要土地墾殖才能吃飯，要繳稅，家人才能活下去，可原民要保護族人和祖居的獵場、防止祖靈之地被外族褻瀆……。

大清衙門的一紙「土牛溝」政令，只是將台灣鳳山諸羅二縣山中居民盡行驅逐，房舍盡行拆毀，各山口俱用巨木塞斷，不許一人出入……。

山以外十里為界，凡附山十里內民家俱遷移他處，田地俱置荒蕪……。北路起至南路止，竹土牆高至五、六尺，深挖壕溝塹永為定界，越者以盜論。如此奸民無窩頓處，野番不能出為害……。

諸羅縣靠近大山邊緣，已經沒有人能說明，到底有多少房屋草寮被拆毀焚燒，當初留在台灣的東寧王國的營盤兵和平埔族人約十五萬到二十萬人之間，又經過了這麼多年通婚生養，加上人販子賣來的大陸漢人，全台灣的人數已經不可考，大山裡的原民更是神秘，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族群！

殘餘的平埔族人退回內山，泉州、漳州來的漢人亂竄，連鳳山縣的客家人也向北遷移，沿著大山的山麓隱沒，大清國的法令威勢不可擋，都將在台灣的人當成了會說話能種地的畜牲，又從大陸引進更多吃苦耐劳負重的水牛……，奸民、流氓、黃牛、水牛都成了開發台灣的獸力。

退回大山的原民，被大清國的官員派人在山下築了一條土牛溝阻隔了出路，卻並不因此銷聲匿跡，他們還是與更高山裡的族群往來，繼續和平地漢人以物易物，以多餘交換不足，也通

婚生養。可是山下的漢人很懶氓，不時上山採藤伐木，還窺探原民部落的人。

「內山的姑娘？真水啊！」

「汝少去內山，頭都沒了，人也找不到……。」

諸羅縣是的泉州人聚居之地，都是當初東寧王國留下來的營盤田，那些兵丁的後裔和後來的羅漢腳，與原民女子通婚繁衍後代，成了十幾個小村落，還有鴨母王的殘部留在這裡自成一家，他們不時從東石港與外人交易，自大陸偷渡來的漢人則從布袋港上岸，自從大清國的官兵來了以後，大官虎勞役他們去築了土牛溝，內山的原民就不再下山了，且更高的山上還有更多頭插羽毛的勇建原民，漢人如今也叫人家「生番」了！

諸羅縣靠近大山的漢人墾地有鴨母王的殘部所成「太保」，還有以前漢人和山民交易的「番路」，再往西邊有營盤田轉換而成的「六甲」，此處一如台灣府平原野闊，雖然也都被開墾了，可到處都還有巨大的林木叢生，鹿仔草還有水鹿成群，梅子山下有竹林阻隔，南邊還有新營也是國姓爺的兵丁墾殖而起。

六甲種植甘蔗和水稻，甘蔗可以製糖，漢人將台灣甜蜜的滋味從東石港輸出到大陸或是日本等國，原民依舊取鹿皮交換山下的鹽、糖等物。

諸羅縣和台灣府之間有寒熱線，六甲又是營盤田發展出來的大片耕地，六甲的男人也廣娶平埔族女子為妻，平埔族女不肯讓男人進入內山，怕山下的人將瘟疫帶入母族，山上的原民習

1 懶氓：閩語：惡劣。
2 真水：閩語：漂亮。

慣冬天下雪，但是害怕山下的人將瘟疫帶入內山，一旦族人遷徙上山定居，其他人非請不得入山，這些都是台灣原民習以為常的道理，漢人不懂原民禮節，不時跑到內山去窺探，當然也不時傳出人頭被獵的消息。

黃中是在地頭家小租戶，大清國來了以後，飭令「歸命後，官私田園悉為民業」原是假的，當真正的大清官兵上岸以後，朝廷將當時已經出來的開墾的土地都賜給了施琅和文武百官，名為「勳業地」有大清律保護。漢人要再要墾荒，需領有執照才能墾殖，台灣人連賣命都要大清朝廷允許，否則都淪為勳業地的農奴。

黃中卻是例外，他深諳為官之人的心態，他家族三代人躲在這裡，默默經營已成大族，老族長是營盤田的團練頭兒，大清官兵來了之後，他伏低小心，賄絡低層官兵，且與平埔族通婚，仗著還有兵營的兄弟們抱成一團，成了小租戶，庄裡每年向鳳山的「施公租館」繳糧納稅即可，毋需淪為「施侯大租」和「私田」，也就是文武官田的勳業地之農奴。

此地的原民妻族，協助漢人避開瘴癘之病，廣種大蒜入菜以怯瘴癘，大蒜辛熱有毒，能開胃健脾，消穀化食，辟穢驅邪通五臟



達諸竅，去寒滯，解暑氣，還能辟瘟疫，消癰腫，破癥積，殺蛇蟲蠱毒，治中暑不醒……，這些都是原民教會漢人的知識。

原民女人手巧能做，能織布，有了大陸來的鐵針，居然也會繡花，台灣原民的女人廣有生活智慧，男人種植芝麻搾油，麻油煮雞是原民女子產後豐乳的食物，餵養出勇健的後生子女，大蒜填雞腹煎煮，是怯濕開胃的大菜……。

此地的原民漸被融入漢人家族，也讓族長憂心了，紛紛將部族遷回內山，他們將族人遷到了梅仔山靠近大山的山麓，嫁作漢人婦的原民女子失去了母族，成了漢人的母親了。

原民女人的生活智慧，漸漸影響黃中家族的墾殖方向，大片蔗田是經濟作物，稻米糧黍之外，還廣種大蒜、胡麻、芝麻，還有一味卻暑的綠豆、卻濕的赤小豆……，六甲成了一邑，田園廣袤廣有耕牛無數。

羅漢腳漸漸來附，一旦知道頭家是小租戶姓黃，自然同姓之人聚集，大家五百年前是一家，於是六甲逐漸成了黃家庄。

頭家娘嗓門真大，她當家立戶爽利有決斷，前些日子又有一群庄裡的年輕人跑去內山，她毫不客氣的到庄頭大埕發出警告。

眾人中午休憩時，她和家裡媳婦們、女眷挑午飯到大稻埕，辰時的太陽正烈，男人都休息了，等待女人挑食擔茶水來，遠遠的，頭家娘的大嗓門就先到了！

「恁加耶少年郎，無事毋通入內山，再去，被獵了人頭，恁要哭都沒目屎……。」

頭家娘嘴裡喊，手也沒閒著，一杓一杓的舀著米湯飯菜，讓眾人吃。男人都餓了，沉默的吃著，聽頭家娘編派眾人的不是……。

「：恁就行行好，內山人生身，你們都是熱身，會給內山帶去禍害，少年人要聽老人言，內山人也怕恁了，毋好攔再去了……。」

「頭家娘，汝毋知莫？內山的姑娘真水啊……！」年輕人紛紛咋舌稱交讚。

「頭家娘，請汝作媒人，阮就不用作羅漢腳了……。」眾人還是不死心，都拿眼睛看著黃中的牽手，頭家娘。

「啥麼時候，我們也有人牽手，頭家好福氣……。」

原民女子嫁漢人被稱牽手乃得自古風，成年的大員原民女子，對歡悅之人於眾人前將之牽手，即表示願成婚配，族裡會歡慶舉行婚禮，殺豬、做麻糬，一起吃喝唱歌

1 閩語：你們這些。



圖說：內山原民的部落。

跳舞，眾人都可飲酒慶賀，千年不改。

「頭家汝好運氣，娶的頭家娘會生會做，七子八婿喔……，」眾人的嘴角生花，捧的頭家黃中樂呵呵，他也想讓來附的羅漢腳成家，庄子人丁旺盛是好事，尤其大清國的官兵來了以後，逢年節就去港墘的倉庫挑釐，來靠岸的船，不管是不是商船，都要他們繳納港墘稅。

「秋後收割以後，再替恁到山裡下聘，看頭目家肯不肯嫁女了！」頭家黃中樂呵呵的說。

到了夜裡，黃中夫婦在家說話，頭家娘憂心忡忡，她對丈夫說：「羅漢腳都跑進內山亂走，別帶瘟疫入內山才好，那條土牛溝只是一個記號，沒啥用處……，

秋天收割完，汝別入山，高山人出草，人家是獵豬、獵鹿要過冬，汝去了，衝撞了高山人，他們出草前都要向祖靈祈拜，汝去，他們也把你也獵了去，不好。」

「汝查某人不知，秋收完正好去下聘，內山頭目會歡喜。」黃中並不看重妻子的話。

「毋當去，汝也老了，不是少年仔，若要替他們下聘，也要來年春天或是冬天去，下聘添糧，汝亦能娶媳，若下聘帶疫，汝會招禍，毋當去……。」

頭家娘還在嘟囔著這事時，黃中頭家卻帶著一群年輕佃農挑擔，真到內山去下聘，他們一行二十人，人人一支扁擔挑兩個大籬筐米糧，一直走到梅仔山，去找相熟的原民長老阿林祝，希望能獲得幾個原民女子為妻。

黃中不聽女人言，果然沒有好，梅仔山原民正在舉行莊重的祭典，老頭目阿林祝歿了，部落裡正在舉行私密的頭目加冕儀式，眾男子雄渾的歌聲悠揚的唱向天空，散佈在山林間，人人

跌坐在地，向著升騰熱烈的火焰圍攏成圈。

原民這種傳承交接儀式不予外人看，黃中他們一行人來了都看見了！年輕的新頭目當場向客人們怒目相向，在場的內山原民也都露出凶狠的目光，黃中帶來的眾人都驚呆了！

部落祭司仰天長嘯，黃中他們不知道祭司高亢尖銳的嘯聲是什麼，人人都覺得慚愧，他們將籬筐悄悄的放下，循著原路回去，隱入黑暗的大山裡。

月明星稀，從梅仔山回家的路途遙遠，黃忠一行人走了一天才到這裡，連沒休息就要返回，他這次闖禍了，不聽牽手的話，狠狠的得罪了梅仔山的原民。

樹林濃密，遠處有鴉鳥鳴叫，嗚嗚的鳥聲驚的眾人起雞皮疙瘩！

「頭家，怎麼辦？要不要找個山洞躲起來？」

「頭家，原民很生氣喔！他們會不會追過來？」

「頭家，咱我們還是快走吧！很驚人呢！」

黃中當然知道深夜的密林裡很危險，雖是秋天，但是密林裡有毒蛇出沒，天氣還沒變冷，可秋天的毒蛇很兇猛，人人頭上都是密枝叢林，又怕青竹絲倒掛，他們人人戴斗笠，或是用長布裹頭，也經不起驚嚇！為首的人用扁擔分撥青草，這招撥草驚蛇入山的人都要會，否則踩痛蛇尾，後腳跟若遭了百步蛇齧咬，幾分鍾就沒命了。

風聲吹過密林，樹梢嘩啦啦的作響，還有似洞簫的鳥鳴嗚咽，山道兩邊不時竄出的小獸，眾人越走越心驚，根本沒有可以藏身的山洞，就算有個小穴，也是密草雜木叢生，黑黝黝的無人敢進去，怕是有水蝨蟲毒蛇藏匿，或是雲豹、石虎的巢穴，那種野貓一樣的動物，攻擊起來也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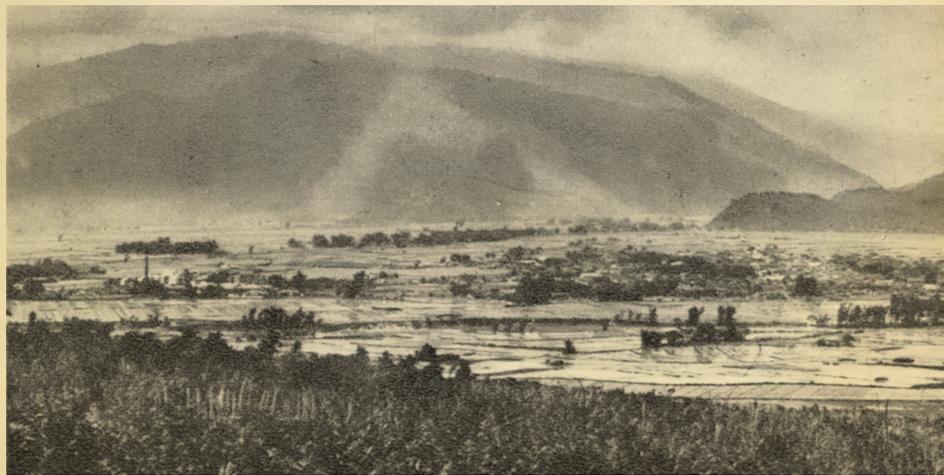
手凶狠！

林木間似有不少動物被驚醒了，黃中一行人行過山路小道，姑婆芋和蛇藤密佈，泥濘不堪，夜露深重，人人都覺寒冷，草鞋雖然防滑，可是石礫尖銳，眾人走了一日都雙腳疼痛不堪。

越來越多野獸被驚醒了，黃中一行人越走越急，他們急著走出這一大片密林，頭頂上無聲無息的滑過一隻飛鼠，都不知從何處而來，那是台灣內山才有的動物，眾人更害怕了，飛鼠夜間滑行如同鬼魅，漢人都說那是——魔神仔，很慌人的！

終於走出深山密林，黃中一行人走到密林邊緣，這裡是入山的地界，再走幾步路就出了內山，不遠處有一條頹敗了的土牛溝，土牛溝後百步之遙有株巨大的樟樹，枝葉茂盛如華蓋蔽天，眾人終於鬆了一口氣！

無聲的番刀輕靈的飛過來，砍倒了一個人，被砍倒的人連沒呼喊就身首異處！走在前頭的人驚起！靈魂都要跳出軀體似的拔腿就跑，根本不敢回頭，也沒看見道底怎麼是怎麼



圖說：台灣土地開發後的樣貌。

一回事，二十幾人通通跑出山林，直向大樟樹跑去，大樟樹是原民與漢民相約成俗的地界分處，他們沒命的奔跑，完全不敢回頭。

待天大亮時，他們才敢返回山道入口，黃中頭家的人頭被獵了！眾人在下山回程路上，是他走在眾人之後，他保護了眾人卻身首異處，黃中的屍體僵硬的躺在山道上，鮮血已經被大地吸收了，葉片上的黑血印跡，斑斑點點。

頭家娘看見黃中的屍首，大聲哀號哭泣！一具無頭屍就這樣躺在草寮的廳堂，用草蓆裹捲，放在卸下的門板上，她徒步走入內山，要去討回丈夫的頭顱，五個兒子隨後挑著自釀的酒和一件草蓆，由女兒們留守看顧丈夫的屍首，她要回娘家求取丈夫的頭骨。

她留兒子們在大樟樹下等待，孤身一人入內山，過了一日夜卻空手而回，她腫脹枯黑的雙眼無淚，默默的帶著兒子們回六甲。

當她殞殮了丈夫，庄裡的男人都來幫她，梅仔山新任的頭目來了！他帶來了黃中半腐爛的頭顱，用大山原民的草袋裝裹，頭家娘率領家人和庄漢農民向梅仔山年輕的頭目行最敬禮，兒子們連腰身都不肯彎曲，尤其是最小的小兒子黃立，怒目狂跑，最後被捉回來了，他也只是下死眼瞪著這一群番仔！